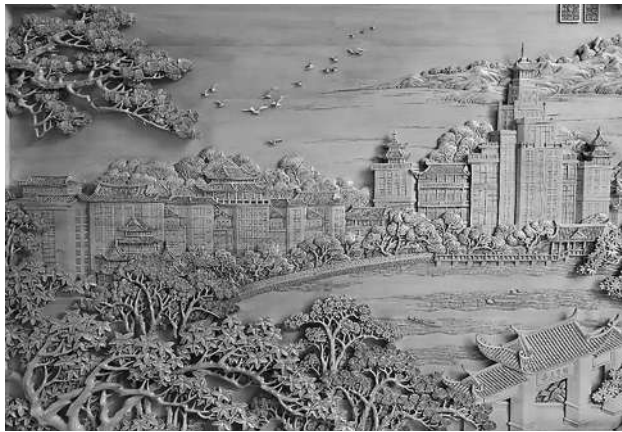


# “东阳造”屏风现身 厦门会晤文艺晚会现场



通讯员叶永永报道 9月4日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文艺晚会在闽南大戏院举行,晚会举办地再现东阳竹编木雕的身影,由东阳何红兵工作室制作的多套竹木结合屏风在现场与国内外领导人一起“享受”了这场视听盛宴。

“东阳造”屏风现身文艺晚会现场

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

热闹繁华的集美学村、风景秀丽的厦门大学,这些厦门本土元素通过东阳木雕大师的努力,被搬上了屏风。

厦门会晤文艺晚会举办地在闽南大戏院贵宾接待室内,室内这套宽4.2米、高2.65米的落地屏风出自东阳何红兵工作室。该屏风采用东北椴木、缅甸花梨木等材料,运用深浮雕、镂空雕、浅浮雕等多种雕刻技法制作而成,精美非凡,又

不失大气。

“这套屏风从设计到制作完成耗时2个多月,由80多个工人共同完成。”据中国传统工艺大师、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何红兵介绍,这些竹木结合屏风在展现厦门本土文化和特色风光的同时,也展现了东阳木雕工艺的高超水平。

除了贵宾接待室内的大型落地屏风外,戏院大厅的折叠屏风,以及大贵宾厅和小贵宾厅内的背景屏风,也都出自东阳何红兵工作室。为了完美呈现,何红兵曾前往厦门实地考察采风多天,几乎走遍了厦门的风景区和标志性建筑。回来之后,何红兵不断与设计团队磋商、碰撞、融合,最终将从厦门采集的元素,通过木雕的形式呈现在屏风上。

竹木工艺结合展现东阳匠人高超技艺

东阳木雕和东阳竹编这对“姐妹花”,去年一起亮相G20杭州峰会,今年亮相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文艺

晚会现场,东阳何红兵工作室制作的多木结合屏风,将东阳木雕和竹编完美融合在一起。

闽南大戏院大厅内放置的折叠屏风,60厘米宽、2.1米高,框架是缅甸花梨木,内框是竹编,中间则是木雕。“这种竹木结合屏风比普通木雕屏风要多花1/3的工时,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堪称完美。”何红兵说。

因为要亮相厦门会晤文艺晚会,屏风的制作要求更精美。在木雕方面,何红兵对每件作品都精益求精,为让每个部件、每个角落都完美呈现,他采用了传统的嵌色工艺。“采用嵌色工艺目的是为了增加木雕的立体感,让原先10厘米厚度呈现出20厘米的感觉。”何红兵说。

而在竹编方面,何红兵多次得到了他父亲——中国竹工艺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何福礼的指导。“去年G20杭州峰会期间,父亲的竹编作品《和平鸟》受到了G20筹委会的一致好评,他的指导对我启发很大,也让我更有

信心。”何红兵说。

希望通过厦门会晤带动东阳竹编发展

近年来,东阳木雕先后亮相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北京APEC会议、G20杭州峰会等各种国际性盛事会场,异常闪耀。

与东阳木雕的快速发展相比,东阳竹编的发展相对有些“滞后”,原因是创新不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何红兵融东阳木雕与竹编工艺于一炉,竹木双修,奉行“守正出奇”之道,用传统而严谨的技法,实现题材与造型上的创新。

2005年,何红兵陪同父亲何福礼一同进故宫从事修缮工程,倦勤斋内大量使用的竹木结合工艺让何红兵大受启发。

“300年前的工匠就会竹木工艺混搭,我们更没理由让这两种艺术割裂。”何红兵说,此次竹木结合屏风的制作,也算是竹编和木雕的一种创新,他希望借此机会,带动东阳竹编发展。

## 古诗词里蟋蟀鸣

■黄建如

又是一年秋日到,又闻秋夜蟋蟀鸣。蟋蟀,又称促织、鸣蛩、土渣等,俗名“蚰蚃”,曾是无数骚人墨客吟咏的题材。

关于蟋蟀的记录,最早始于《诗经》。在《诗经·唐风》中,就有《蟋蟀》篇,曰“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等,其诗以蟋蟀起兴,感叹岁月飞逝,让人为之动容。《诗经·豳风·七月》则详细叙述了蟋蟀的这一物候特征:“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古人认为养蟋蟀是一种陶冶情趣、怡养性情的有益活动,“听其鸣,可以忘倦;观其斗,可以怡情”,因此古人把养菊与斗蟋蟀二事称为“雅戏”。

蟋蟀鸣声悦耳,有“田园歌星”之称。人们对蟋蟀最早的兴趣,是听虫鸣。如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唐代杜甫也写过一首《促织》诗:“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来相亲。”白居易则说:“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宋人陆游咏道:“万物各有时,蟋蟀以秋鸣”。

秋风起,蟋蟀鸣。在蟋蟀一声声的轻吟浅唱中,凉风四起,秋意渐浓,闻之令人生悲,常引起古人各种哀思之情。《古诗十

九首》之十二:“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在天凉岁暮时节,听着蟋蟀的鸣叫,最易引起对时光飞逝的伤感。贾岛的《客思》:“促织独语月明里,惊觉眠童与宿禽”,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游子深深的离愁别绪。岳飞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夜静月明,寒蛩惊梦,在这个特定的场景,岳飞壮志难酬的失落、无奈和惆怅都融入了这秋夜蟋蟀的悲吟之中,显得曲折委婉,因此成了千百年来“壮怀蕴藉”的名篇。

蟋蟀不仅善鸣,而且善斗。唐代天宝年间始有斗蟋蟀,后盛行于宋代,到清代益发讲究。宋代顾文荐在《负喧杂录》中,如此记录斗蟋蟀之风:“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明代诗人顿锐的《观斗蟋蟀》曰:“见敌竖两股,怒须如卓棘。昂臧忿塞胸,彭亨气填臆。将搏必踞蹲,思奋肆凌逼。”既还可直前,已困未甘蹈……”作者用拟人的手法,将蟋蟀激烈争斗的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杨建

浙江省江山市三卿口碗厂,经考证是浙西地区清代遗留下来的唯一传统制瓷作坊。它集陶瓷考古、制陶工艺研究和旅游观光于一体,颇令考古者、旅游者向往。

碗厂位于村东的山沟之中。它的创始者是闽南黄姓宗族,他们定居此地后一直以制陶为业,迄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碗厂依山傍水而建,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穿厂而过。厂区不见高大的厂房,多为低矮木屋;也听不到机器响声,其制作均为古老的手工作坊工艺。

碗厂的主要产品青花和灰白釉碗。它的整个生产工艺包括取泥粉碎、成形拉坯、画花上釉、叠窑煨烧等,最古老的工艺要算碾泥工序了。整个厂缘溪筑成几座水碓,每座水碓设有四个石臼,它们利用地势落差逐级而建,只要溪水不断,全部水碓就能昼夜不停地工作。看着这古老的碓房和那一扬一落缓缓自春的碓头,听着“哗

## 古瓷明珠

哗”作响的流水声和错落有致的春泥声,我们仿佛觉得是在中世纪时代了。

拉坯成形这道工序,也是古老的手工作坊工艺的流传。只见大大小小的拉坯房散落厂区各地,工人们端坐台前,面前有一架木制转盘,上置碗模,取泥料适许,然后转动转轮,再经拍拉揉捏后,一个碗坯就成形了。一个熟练的工人,每天可做四百余只碗。成形后经晒坯、画花上釉,就可以装烧了。

烧窑,既是古老工艺的遗存,也是技术要求较高的工序。窑炉为一长条形柴窑,窑身分成近30个仓,一次可进窑近3万只碗坯。烧窑时场面很壮观,只见每个仓的投柴口站着4个壮汉,从窑头至窑尾自下而上轮流接烧。蓝蓝的火光映红半天,里外可见。观看了这些工序后,我们还看了取泥、淘洗、榨泥和画花等工序。碗厂的设备之简单,工艺之古老,我们深感惊奇,而工人们操作之娴熟,手工艺之精湛,又让我们连连赞叹。其中的画花场景无不令人驻

足。只见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手把碗坯,几笔勾勒,一个朴素雅拙的丹青图案就活现出来了。其动作之敏捷,技艺之熟练,着实令游人一饱眼福。

碗厂除了它的生产工艺原始得让人惊奇外,在技术传授上也有特别之处。他们继承了传子传媳不传女的保守传统,仅在宗族内部代代相传。所以,这里没有雇佣和师徒关系,家庭成员人人都有一技之长。这一点,又给古老的碗厂抹上一层神奇的色彩。

碗厂,作为一种古老的手工艺,能如此系统、完整地保留下来,实在罕见。它昭示着我国制瓷历史的悠久,对古老民窑的考证和旅游经济的发掘,很有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得到了省有关部门的保护,国内许多从事古陶瓷研究的专家学者,曾多次前来考察,并拍摄了电视纪录片和模型资料,以供科研和教学之用。碗厂,这颗古老的制陶明珠,将越来越明晰地放射出特异光彩,为人们所关注。

## 工若天成,匠心独运

——读王向阳《手工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

■顾岚菁

许多以中国乡村为原点出发的人在近些年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记忆中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缓慢而诗意的生活方式,摇曳着拨浪鼓走村串巷的手艺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所有的人都奋力向前奔跑,许多老底子的事物就这样被抛在了身后,在人们偶尔回望的视线中越来越远,直至消失不见……而作家王向阳就这样拨开纷乱的人潮,越过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穿过寂寥幽静的无人荒野,循着深深浅浅的昔日印记踏上宁静又温暖的回乡之路,以个人记忆为切入点,在《手工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江南老行当。

王向阳在书中选取的都是与南方普通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老手艺,并通过大量对风俗习惯、传统技艺、事件场景的细致刻画,描摹出一幅惟妙惟肖的江南风俗图。他着力于把老手艺的历史与丰满鲜活的生活结合到一起,在确保老手艺内容精确性的前提下,以散文的笔调向我们娓娓道来散落民间的一颗颗珍珠——六十多个传统老行当,包含匠作、加工、服务、文娱和其他这五大类民间工艺,涉及百姓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文字充满感染力,让读者遥想当年一个个江南老行当是如何随着时光流转逐渐发展、壮大,最后走向没落的。

王向阳以自己的童年记忆为切入点,以旁观者的视角向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了这些老行当的历史风貌——老行当无不强调“人”在传统文化中的能动作用:木匠师傅的天赋禀异、格物匠心;银匠的孜孜不倦、细细雕琢;算命先生的口传心授、踽踽独行;挑夫的风吹日晒、艰辛劳苦……每一个踏入老行当的年轻人都有着个人的印记学习手艺,在与一个行当的接触中学习

师父那细致、专注、严谨的匠人精神,与师父共同演绎手工艺传承过程中感人肺腑的浓浓情谊。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描摹一个个老行当时,没有把手艺人抽象成文化的符号,而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人细节努力地靠近历史,贴近人性,彰显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与文字相得益彰的是此书还配上一幅幅生动活泼的漫画,漫画家为每种老行当精心绘制的漫画,用夸张又极富特点的线条勾勒出匠人们工作时一丝不苟、专心致志的神态,表达了画家对手艺人这些普通百姓的尊重与关怀意识。在这一幅幅的漫画中,既有漫画家自己对老行当的理解,又有鲜活生动的匠人特殊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在加深读者感性认知的时候,也激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

如今不少人都在追求节奏较快的生活,这与作品中的“慢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作品中的老匠人们或走街串巷、或伏案工作,他们穿过狭窄逼仄的悠长小巷,走过诗情画意的青砖黛瓦,跨过清可见底的江河湖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完成老行当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在快与慢的鲜明对比,传统与现代的强烈对峙中给予了读者充分的反思空间,唤起读者对传统老行当的思考与关注。

作者在行文时,依靠老手艺蕴含的独特精神内涵和广泛民间基础,用相对克制的笔法展开平静的叙述,在历史旧忆与文化寻根之间构建先辈们的集体文化记忆,也委婉地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弊病与症结。

因此,这本书体现的,不仅是手艺人的工匠精神,还有作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漫画家对传统手艺的敬畏……面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迁,这部作品呈现了江南民间的风土人情,尽力建构了当下与传统的联系,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启迪我们进行传承与创新。

## 田光耀：从小习字 不断精进



田光耀,1959年7月出生,湖州人。现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诸乐三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安吉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他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高小生,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村里的秀才。田光耀自幼跟父学习书法,小学时就能在灶上涂鸦,为村民书写对联。1978年2月考入浙江省湖州师范后,师从著名书法家曹寿槐先生,对书法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解和学习,书法快速长进。田光耀兴趣广泛、博览群书、爱好文学、博采众长。喜欢临习王羲之、赵孟頫、文征明的行

书,王铎、王庭坚、褚遂良的草书,著有《耕畦雨读》。较好的文学功底和开阔的审美视野为书法创作打下了基础。他早在1985年湖州教师进修学院读大学时就获得学校书法比赛第一名,1987、1988年又相继获得全国硬笔书法比赛优秀奖、湖州市教育系统三笔(硬笔、粉笔、毛笔)比赛第二名,作品曾入选全省书法大展和获得全国老年书法大赛二等奖。作品曾在日本、上海、大连等地吴昌硕纪念馆巡回展出,也多次参加省市县各类展览和被档案馆及台湾等地书法爱好者收藏。

肖芳 文/摄

# 钢轨变迁见证浙江铁路发展



工人们更换钢轨现场

浙江省自1906年江墅铁路通车至今,已走过100多年历程,钢轨的变迁是浙江铁路发展最直观见证之一。日前,地处宣(州)杭(州)线的杭州工务段长兴线路车间,收集了曾在宣杭线

教材,笔者闻讯特意赶去采访。

据车间党支部书记周发生介绍,18kg与24kg钢轨原用于上世纪60年代通车的长(兴)广(德)煤矿公司专用线,这条铁路起源可追溯到1920年。据《杭州铁路分局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有人在浙江长兴西北部与安徽省交界处开采煤炭,用骡驮、竹筏等工具运送。1916年起生产规模逐渐扩大,矿主筹划修建运煤小铁路。1918年建成一条35磅/码轻轨、轨距0.96米、全长26.5公里的矿山小铁路。这条小铁路命运多舛,1940年3月,长兴沦陷前夕,被国民党陆军33旅奉命炸毁。

1958年,浙江省在安徽省长(兴)广(德)煤矿,为解决运输问题,1959年动工修建从牛头山到长兴的42.241公

里铁路,1960年10月1日通车。当时铺设18kg钢轨,1970年开展“夺煤大会战”,运输量增大,逐渐换成了24kg和38kg钢轨。

1970年7月,长牛线延伸至湖州后,为加强战备,中央批准交通部和浙江省共同投资恢复修建杭(州)湖(州)段。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国家钢轨产量很少,杭州铁路铺设的150多公里43kg钢轨,原是坦赞铁路储备轨,当时放在武汉军区战备库内,经中央军委批准“调拨”。

上世纪80年代末,铁道部实施“中取华东”战略,对宣杭线技术改造,并修建复线,先后换上45kg和50kg钢轨。2005年,随着华东二通道运量加大,又陆续换上60kg钢轨。60kg钢轨是全国一级以上铁路使用的标准轨,我国高铁线路铺设的也都是60kg钢轨,可以满足时

速350公里需要。随着钢轨不断增多,列车时速也从三四十公里逐渐提高到普铁160公里、高铁300公里。

周发生说,这些钢轨见证了浙江铁路发展,经几代人50多年艰辛奋斗,宣杭铁路华丽转身,从煤矿铁路、地方铁路、支线铁路,如今成为国家一级干线。

一段75kg钢轨样品引起了我的关注,周发生说,这是为了让青工们开眼界,特意从我国第一条重载运煤专线——大(同)秦(皇岛)铁路“请”来的。

陈慈林 文/摄